

句践“维甲”令中之古越语的解读

郑 张 尚 芳

[提要]《越绝书》包括两部分内容:“内经、内传”为春秋时越国史书《越绝》本文,“外经、外传记”为汉人所增。其中《吴内传》记录的句践“维甲”令乃这位越国名王对吴10年备战的动员口号,是仅晚于《越人歌》44年的另一古越语珍贵文献。但原文夹杂越语音译及史官的汉语义注,令人难以分辨与理解。本文先对令辞作了校理,定原文为四大句九短句;再在作者解读《越人歌》为一种古台语作品的基础上,对此令也以古汉语拟音与泰文比较进行解读。解读的每个字的声韵对应规律都列出汉泰其他对当词作证及说明,并列壮傣等今台语相比证。

越人是古代广泛分布于中国南部的一大民族,沿海地区尤盛,春秋时还曾以浙江为中心建立过强大的於越国,一度北上称霸中原。越人为开发祖国南方做出过卓越贡献,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。但遗憾的是关于古越人语言遗留的记录却太少了。学术界现在大抵承认百越人与侗台语各族先民间的族源关系,古越语当属侗台语一支。我从古吴越语地名研究方面也证实了这一看法。^①但词汇材料之外,现在可以看到的古越语重要成文文献还有《说苑·善说》所记的《越人拥楫歌》和《越绝书》所记的越国名王句践动员对吴备战的“维甲”令辞,都是以汉字记音的越语材料,它们是否也能证实这一看法呢?韦庆稳先生对这两份材料作过初步探索,认为正与侗台语相关(韦庆稳 1981,1982)。笔者也试行用台语相比较,分别解读了这两份材料,虽然具体对应词语跟韦先生有所不同,但是同样证明了这两种文献中汉字对音所记越语确是一种台语。“维甲”令辞韦先生只选释了三句,没有全释,本文便先解读这一篇,《越人拥楫歌》的解读另详。^②本文台语解读曾向邢公畹先生、张公瑾同志请教过,罗美珍同志帮助提供傣语同源词例,蓝庆元同志提供壮语同源词例,特行鸣谢。

一 句践“维甲”令校理

公元前494年,吴越夫椒之战,越大败求和,越王句践还被迫入吴为臣隶“芻豢养马”,“其

① 参拙作《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》,《民族语文》1990年第6期(其中17页倒10行龚岳当作龚丘,18页4行诸暨当作诸稽,同页倒10行 *ru ← ruw 当作 *ruw → ruw。顺便更正)。本文于越语地名续有补充。

② 拙作 Decipherment of Yue - Ren - Ge(越人歌的解读)见法国东亚语言学研究《东亚语言学报》(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)20卷2号(1991)。孙琳、石锋译文见《语言研究论丛》第七辑,语文出版社,1997年。

身亲为夫差前马”，三年后才得放回（此《越绝书》《国语·越语》所述，先秦其他古籍也有类似记述，如《韩非子·喻老》：“越王入宦于吴”。《史记》则仅云自会稽山反国〈都〉，入吴为质者为范蠡、及大夫〈当作太子〉柘稽）；句践返国后卧薪尝胆，发愤图强，蓄志雪耻，终于灭吴。这是中国古代很著名的一段历史。在返国后的第六年，句践曾向越民发布了备战的动员令或动员口号，这在《越绝书·吴内传》保留有一份可贵的记录：

“越王句践反国六年，皆得士民之众，而欲伐吴，於是乃使之维甲。维甲者，治甲系断。修内矛，赤鸡稽繇者也，越人谓人铄也。方舟航买仪尘者，越人往如江也。治须虑者，越人谓船为须虑。亟怒纷纷者，怒貌也，怒至。士击高文者，跃勇士也。习之於夷，夷、海也；宿之於莱，莱，野也；致之於单，单者堵也。”

“维甲”以下，是句践动员令的令辞，虽然大体已被史官译为汉语，以方便读者，但又努力保留了一些原文词句并译注其大意。只因汉语译文、越语原文对音及义解，都夹混在一起，所以显得杂乱，难以卒读。不过也正因为夹有这些原语注解，才显出这份材料的原始性与可信性。现在我将它整理如下，可看出原来主要是四句话（以黑体字表示），其余为注解（以小号字表示），其中～号表示复指被注句语，[]内为对前一字的校字（校正理由详见下文逐句解读中）：

维甲维甲者，治甲系断，修内[纳]矛“赤鸡稽繇”者也，越人谓“人[入]铄”也。方舟航“买仪尘”者，越人往如江也，治须虑～者，越人谓船为“须虑”。亟怒纷纷～者，怒貌也，怒至，士击高文～者，跃勇士也。习之於夷“夷”，海也，宿之於莱“莱”，野也，致之於单“单”者，堵也。

依据古代以首句作篇章名的习惯，我们将这则材料称为“维甲”令，它的发布时间是“句践反国六年”，据《国语·越语下》三国吴人韦昭的注解，越王反国六年为鲁哀公十一年（公元前484年），也即吴国伍员被赐剑自尽之年。如果韦注可信，这个“维甲”令要比大致成于前528年的《越人拥楫歌》（韦庆稳1981）晚44年。那么，它所记的原语是距今二千四百七十五年前的一种古台语了，这将是一份令人感兴趣的、有明确年代的古民族语记录文献。

二 赤鸡稽繇

第一句“维甲，修、内矛”。

这里的“内”字，后世一般转注写作“纳”字，有交纳、收藏、补缀等义（虽然《周礼·考工记·冶氏》把戈戟刃下接柄之处叫“内”，但如用该义，“内矛”却不成话了）。下注“赤鸡稽繇者也”，“者也”二字已经分明表示“修内矛”即是“赤鸡稽繇”，这是用越语原语相注释；还怕人不理解这一点，下面又重复解释了一句“越人谓人[入]铄也”。按《广韵》祭韵所例切：“铄，矛戟类”，又怪韵所拜切：“铄，说文曰：铄有铄也。”（《说文》：“铄，一曰剑如刀装也”。《方言》九：“铄谓之铄”郭注：“今江东呼大矛为铄”；《说文》：“铄，长矛也。”《国语·吴语》：“被甲带剑，挺铄搢鍔”董增龄正义：“长矛故可言铄，……则铄当为长矛矣”）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鉏耰棘矜，非铄於句戟长铄也”。以上都说明“铄”即长矛。

张宗祥《越绝书校注》以为“人铄”为“大铄”之讹。按“铄”多称“长铄”，罕说“大铄”，“人铄”当为“入铄”之讹（《墨子·小取》“船，木也；入船，非入木也。”入原皆讹为人，是其比）。“入”为“内、纳”本字，“人铄”也即“内矛”。“入”作献纳解早见于殷商文字，如殷墟妇好墓玉戈铭文：“卢方皆入戈五”，也是用于献纳戈戟（有的先生孤立地据“越人谓人铄也”句，把“铄”拟对台语

tsai²“男人”,^①按此句所注上文并无一个“人”字,岂能突兀作注,无端来注释“人”?此句注文的“人铎”字显系因本注句内上文有“越人”字而致讹)。

知道“赤鸡稽繇”意为“修矛纳铎”,那就可以跟台语相比较了。台语中,泰文具有较古的文字形式,故下面比较以用泰文为主。泰文一律依书面形式按字母转写,不注今音。凡低音组声母都转写为浊声母;声调标法:A调D调不标,B调(maix eek)以-h表示,C调(maix doo)以-x表示(但maix trii加标-3,maix catwaa加标-4)。这样可使其面貌更接近古泰语。由于是文字转写,也不加*号。汉字古音形式据拙拟(郑张1984,1987,1993),必要时才附标王力先生或李方桂的拟音,都加*号。章组字常标出早期晚期两个上古形式,中间加→号。韵部所附“等”指切韵韵母的等,声母名称也用切韵,而把“非”组并入“帮”组。下面逐字左栏注出汉字古音,右栏加“—”号注出相对应的泰文转写及词义,有的词并附注现代台语(壮、傣、布依)形式。

赤[铎部三等昌母]*khljaag→thjaag(李*khrijak、王*ʔ'ioŋ)

—泰cak要,将要,傣tsak⁷要,壮jak⁷要,将要,即将

鸡[支部四等见母]*kee

—泰*kex修理,整理

稽[脂部四等见母]*klii

—泰c·rii刀剑枪矛←krii,傣xit⁹

繇[宵部三等以母]*leu

—泰hlaaw矛枪

[宵部三等以母]*luu

又reu快速,早(或leuu坏的)

比较泰文,四字之意正为“要整理刀枪”或“要赶快整修刀枪”(或“要整修坏的刀枪”),跟张宗祥的注释“此当指整修矛戟之属”正合(惟张注以赤鸡为“鸡羽,所以为饰者”则是望文生义,号召整修刀枪应以锐利为要务,而不会斤斤计较指定以什么羽毛为饰)。

“稽”为枪矛义,也见于《国语·吴语》:“陈士卒百人以为徹行百行,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”。韦昭解:“唐尚书云:稽,桡戟也”。董增龄《国语正义》以为“稽之为戟,经传无文”。不知这其实是古越语。这个词还见于越地名“会稽”中。会稽本为山名,即茅山。《越绝书·记地传》说禹“到大越,上茅山,大会计,爵有德,封有功,更名茅山为会稽”。以会稽对会计是附会,其实茅山倒有可能原来是“茅山”,即“会稽”二字的意译。再看两条材料: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“禅会稽”索隐:“晋灼云:‘本名茅山’。《吴越春秋》云:‘禹巡天下登茅山,群臣乃大会计,更名茅山为会稽,亦曰苗山’”。——茅山=会稽。

《水经注·浙江水》:“又有会稽之山,古防山也,亦谓之为茅山。……秦始皇登稽山,刻石纪功……,昔越王为吴所败,以五千余众,栖于稽山。”——茅山=会稽=稽山。

以上材料都反映“会”可能是越语山的对音字。“会”《广韵》泰韵有匣母“黄外切”(合也)和见母“古外切”(“会稽,山名”)两读,而清音见母正专用于“会稽”。此字上古前期音*kooŋs,后期音*koodz,末期(汉代)音*kwaas。春秋战国时正当读*koodz,相当泰文kood“阜、丘、岭”(又khood“峰”。有意思的是古外切现代汉语都读khuai⁴,也变kh母),那么“会稽”即相当于khood-cii“茅山”了(《越绝书》<吴地传>“度会夷”以及<地传>“度之会夷”之称“会夷”*koodz-li也近khood-cii)。越贵族姓氏有诸稽,诸古音鱼部章母字*klja→tja相当于泰文caah“长官、首领”,那么诸稽在越语中本义大概为掌矛戟之长官——司兵,兵部长官,相当汉语大司马。

泰文cii可能来自krii(比较泰文“龟”c·riiu~kriiu)。krii今只指虾的额剑了,但它的同族词还有khiid“刻”,kriid“以尖利之物刻划”,kridj“短剑”。这个词也跟汉语的“契”(契臂,契断,

① 参阅闻宥1957年;张永言1983年。

契舟求剑)* khleeds, * khleed, “鍬(镰刀)” * kleed, “戛(戟)” * kriid, “钅”(《方言》九:“矛或谓之钅”,“戟楚谓之钅”)* kred 同源。其实这个词还是一个汉藏澳泰共有的原始词根,可比较藏文 gri“刀剑”,景颇 ri³¹“矛”(相平行的有藏文 fikhri:景颇 ri³¹“藤”),印尼 ker“镰”,keris“短刀”。

“繇”可对泰文名词 hlaau“矛枪”,与稽 crii 为联合名词;也可对后置副词形容词,如从此解,“繇”虽也能对 leeu“坏劣的”,解为修理坏的兵器亦通,但考虑到交纳义,还是以对 reu“快速,早”好。以上 4 字虽是对译音,但也接近其他一些汉泰对当字(古借词或同源词)的对应规律,如:(汉-泰,-后为泰文转写形式)

“赤”昌母—c “昌” * khljaŋ→thjaŋ—泰 caaŋh 明亮,光明
 “鸡”见母—k “羹” * kreeŋ—keeŋ 汤菜,“蛤” * kob—kob 蛙,壮 kop⁷
 “稽”见母—kr/c·r 龟” * kwuu 居求切, * kwruu 居迫切—kriw/c·riw 龟
 “繇”以母—l “杙” * luŋ—hlak 桩,“剡” * lem—hleem 尖利,“酉” * lu²—hlaux, 壮、傣 lau³,
 “踰” * lo—lu 到,“喻” * loh—lu 知晓,壮 ro⁴(同源异式)
 —r “余” * la—ra 我俩,我(古),“喻” * loh—ruux 知晓,“箭” * lo—ruu 洞孔
 “赤”铎部—ak “掖” * ljaag—lak 偷,“错” * shl’aag→tshaag—sak 文身,“慕” * maags—mak 喜爱
 “鸡”支部—ee“簪” * bree—bee 筏,“婆” * mee—meeh 母,壮 me⁶
 “稽”脂部—ii “栖(碎米)” * sii—sii 碾米,“四” * hljis→sis—sih^四,河池壮语 ri⁵
 “繇”宵部—cew “嫖” * pleu—pleew 火焰,“腰” * ?eu—?cew 腰

三 买仪尘治须虑

第二句“方舟航(买仪尘),治须虑”。

吴越为水乡泽国,平常行旅使用舟船,军事上也以水军为主力,他们间的作战行军当然也离不开舟航。《越绝书·地传》记句践的话,说“水行而山处,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,往若飘风,……越之常性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七六九“蒋子万机论曰:‘吴越争於五湖,用舟楫而相触’”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:“吴王使之将,冬与越人水战”。《国语·吴语》记吴越将“舟战于江”。《汉书·严助传》也说“(越人)习于水斗,便于用舟”。所以要动员备战,就得说航行之事。

“方”《说文》本义为“併船”,这里是用作动词,指航行,如同《诗·汉广》“汉之广矣,不可泳思;江之永矣,不可方思”中的“方”(读如去声“舫”。汉桓谭《新论》:“水戏则舫龙舟,建羽旗,鼓钓乎不测之渊”。也用作动词)。故原注说“买仪尘”意指越人“往如江”,也即是去航行。可不是“买”什么船。试依此义对比:

买[支部二等明母] * mree² —泰 hmaai 打算,决意,期望;壮 mai³ 必须,要
 仪[歌部三等疑母] * ŋrai —泰 ŋyvi 昂(首),也形容抬起头来,扬眉吐气
 尘[文部三等澄母] * duun —泰 ?dɣvn 行,行进(航行: ?dɣvn ruu,航海 ?dɣvn da?lee, ?dɣvn daaŋ namx)

这句话意为:决意扬眉吐气地航行前进。

ŋyvi 是昂首,喻扬眉吐气。有一事可能作为旁证。越国北界原为槁李,《越绝书》作就李,《吴地传》:“柴辟[辟]亭到语儿——就李,吴侵以为战地。”《地传》:“语儿乡,故越界,名曰就李。吴疆[强]越界以为战地,至於柴辟亭。……句践胜吴,更名女阳[亭],更就李为语儿乡。”胜吴后将被敌人侵越的边界进行改名,正表示了抬头翻身、扬眉吐气。“儿”支部字,中古“汝移切、

五稽切”,分读日疑二母,从谐声系列看以疑母字为主,上古当属疑母。“语儿”¹ $\eta a^2 - \eta ee(\eta jee)$ 恰可对泰文带词头的 $\eta a^2 - \eta yvi$ 。

要想扬眉吐气的航行前进,自然要整治战船——“治须虑”。《汉书·严助传》犹云:“越人欲为变,必先田馀干界中,积食粮,乃入伐材治船。”(“入”指入馀干,《酉阳杂俎·物异》犹记那里善造船:“汉时有豫章船,一艘载一千人。”)

须[侯部三等心母] * slo→so 一泰 sa^2 、 sra^2 或 su 词头,(又 zaa 古代船名)

虑[鱼部三等来母] * rah(李 * ljag) 一泰 rua 船,舰艇,僚 $hə^2$, 壮 lu^2 (龙州), ru^2 (武鸣)

sa^2 是泰文常见词头(sa^2 -baan 桥, sa^2 bhau 大帆船,而 su 是表示美好的词头)。比较上列字汉—泰对应规律:

“买”明母-hm “釜” * mo—hmoox 锅, 壮 mo^3 鼎锅, “雾” * mogs—hmook 雾, 壮 $mook^7$

“仪”疑母— η “牛” * ηwu — ηua 牛, “枒” * $\eta graa$ — ηaah 枝枒, 壮语 ηa^2

“尘”澄母— $?d$ “薙” * $fil'i^2 \rightarrow di^2$ — $?daai$ 除草, 壮语 $?daai^1$, “田” * $hl'iin \rightarrow diin$ — $?din^7$ 地

“须”心母—s “四” * $hljis \rightarrow sis$ — $siih$ 四, “送” * $soo\eta s$ — $so\eta h$ 送, 壮语 $soo\eta^5$

“虑”来母—r “劣(弱)” * rod — $rood$ 病, “漏” * $rooh$ — $ruah$ 漏, 壮语 ro^6

“买”支部—aai “罟”见淮南子说林 * $kwreeh$ — $khaaih$ 网, “避” * beh — $?baaih$ 回避

“仪”歌部— yvi “艘” * $khaais$ — $kyvi$ 船搁浅, “倚”过渡用的踏脚石 * $khrai$ — $kyvi$ 台阶(比较武鸣壮语“骑” kwi^6)

“尘”文部— yvn ^① “银” * ηuun — ηyvn 银, 钱, 壮语 ηan^2

“须”侯部—o “抖” * too^2 — da^2 抖, “诛” * to — $?daah$ 责骂, 壮语 $?da^5$

“虑”鱼部—a “馀” * la — $hlua$ 多馀, “谢” * $sgljaah/sfil'jaah \rightarrow dzjaah$ — $suax$ 衣

“谢”,《集韵》禡韵词夜切:“吴人谓衣曰谢”。这可能正是古吴越语的遗留,故与泰语相同。

四 士击高文

第三句“亟怒纷纷,士击高文”。

“纷”下原注:“怒貌也,怒至”。可比较:

纷[文部三等滂母] * $phuun$ 一泰 $bvun \rightarrow fun$ 怒气冲冲,怒火中烧

这一句从士气教育着眼,激起战士们对敌人的仇恨,以同仇敌忾振奋士气,勇往直前。《孙子·作战》:“故杀敌者,怒也。”曹操注:“威怒以致敌。”《尹文子》:“越王勾践谋报吴,欲人之勇,路逢怒蛙而轼之,比及数年,民无长幼,临敌虽汤火不避。”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:“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。御者曰‘何为式?’王曰‘蛙有气如此,可无为式乎?’士人闻之曰‘蛙有气,王犹为式,况士人之有勇气乎!’”《太平广记》四七三“揖怒蛙”引《越绝书》亦记“(句践)曰‘蛙如是怒,何敢不揖?’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平吴”。可见士气教育是句践备战重点之一。

“士击高文”如作汉文看,“高文”解说不通,故清钱培名《越绝书札记》疑“‘文’当作‘丈’。”但“击高丈”还是不成话,和跃勇士更无关。看来此句只应是越语的对音:

士[之部三等崇母] $sfr'u^2 \rightarrow *dzru^2$ 一泰 $djaai$ 男人(或 $suwa$ 虎,猛士),僚 $tsai^2$, 壮 $saai^1$

击[锡部四等见母] * $keeg$ 一泰 $guuk$ 振奋的,激昂的

① “尘”或归真部,孔广森、江有诰、周祖谟归文部,藏文为 $rdul$,归文部为是。

高[宵部一等见母]*kaau 一泰 kaawx 脚步,步伐;迈步

文[文部三等明母]*muun 一泰 manh 坚定的;傣 man³,壮 man⁶ 稳固

“士”对.djaai 是音义兼译,也可能 djaai 跟汉语“士”本就是同源词。水语、毛南语 ndjai³,侗语 tai³“买”即对汉语“市”*dju² 可以比较(泰文“买”zuuux,壮语 paw⁴ 则可能是汉语“市”的借词音)。“市”是止韵禅母字,“士”是止韵崇母字,上古音同为之部字。对照原文译义“跃勇士也”,应是“士击”(振奋激昂之士)译勇士,“高文”(坚定迈进)译跃(《广雅·释诂二》:“跃,进也。”)古越语修饰语例行后置。

比较上列字“汉—泰”对应规律:

“士”崇母—dj “事”*dzruus(←sfr’uis)—djaix_用,又从母“匠”*dzaŋ—djaaxh_匠,壮 paax⁶

“击”见母—g “歌”*kaai—gaai_歌,“价”*kraas—gaah_价,壮(河池)ka⁶

“高”见母—k “鳃”*kraax²—kaax_鳃,“九”*ku²—kau_九,壮 kou³

“文”明母—m “望”*maŋs—moo_看,“味”*muuds—muud_{黑暗}

“士”之部—aa “理”*ru²—laai_{条纹},壮 raai²,“丝”*slu—saai_线,壮 saai¹

“击”锡部—uk “击”*keeg—ku_{击声},“邋遢”*hl’eeg—lu_邋,傣 lek⁸

“高”宵部—aaw “刀”*taau—taaw_{长刀},“澳”*?aaus—?aawh_{海湾}

“文”文部—an “纷”*phuun—bvanh_{纷乱},“分”*puun—pan_{分发},壮 pan¹

五 夷、莱、单

第四句“习之於夷,宿之於莱,致之於单”,是说军事训练,演习,与最终克敌制胜的目标。

夷[脂部三等以母]*li 一泰 da²-lee“海”

莱[之部一等来母]*ruu→reu 一泰 raih“旱地,坡地,园地”;傣 hai⁶,壮 rei⁶

单[元部一等端母]*taan 一泰 ?daan 硬块版,?daanh 关口;傣 daan³ 势力范围

“习”指“习水”。《明堂月令》:“舫人,习水者。”《史记·越世家》“乃发习流二千人”,也是指熟习水性者。

da²-lee 这个词很有意思,它跟蒙语“大海”dalee(汉语音译“达赖”),鄂伦春、鄂温克语 dalaj,西部裕固语 dale(皆据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》)相同。蒙古等族并不靠海,他们可能跟泰语都是从古东夷语来的,反映了古代东夷北狄间的接触交流(而侗台先民百越则跟东夷同源)。^①

“莱”之对音略远些,但古汉语“莱”本有“休耕之田”之义,于“草莱”一词中也指田野、荒野,可能是个音义兼译词。其实台语 raih 跟汉语“地”的古音 *hl’eih(←hl’els)也很相近。

“致”有“取敌制胜”之义。《孙子·虚习》:“故善战者,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《淮南子·主术》:“蘧伯玉为相,未可以加兵,固塞险阻,何足以致之。”高诱注“致,犹胜也。”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:“飭兵马,练战士,以须其至,坐得致敌之术;以逸击劳,取胜之道也。”

“单”下原注“堵也”。堵有名动二义,名词见《说文》“垣也,五版为一堵”,古代筑泥版为城

^① 参拙著《“蛮”“夷”“戎”“狄”语源考》,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8年。

垣,这对泰论文 ?dæan“硬块版”及 ?daanh“关隘”皆合。动词用于堵截堵御,也可对泰文 taanx“抗敌”,而汉语堵的动词义晚起(现所见材料在金代以后),故“单”当以对城垣关隘为正解。

比较上列字“汉—泰”对应规律:

“夷”以母—l “养”laŋ²—liaŋx^养,“易”*leeg—leək^{交换},“剡”lem—hleəm^{尖利};傣 lem¹

“莱”来母—r “临”*rum—rim^{靠近},“练”reens—rian^{攻读}

“单”端母—?d “墩”*tuun—?dɔon^{丘地},“堆”*tuui—?dɔoi^山;壮 doi¹_{土山}

“夷”脂部—ee “栖”*slii→sii—se^{迟留},“黎”*rii—ree^{黎人}

“莱”之部—ai“不”*puɪ²—paih^{不、弗(古)},“痄”*kruuɪ—khaix^{热病}

“单”元部—aan“盘”*baan—baan^盘,“炭”*thaans—thaanh^炭;壮 taan⁵

六 维甲令今译

根据以上的解读,最后将《维甲令》全文通译如下:

维甲,修内矛(赤鸡稽繇)	连结好犀牛甲,快整修好枪矛刀剑!
方舟航(买仪尘),治须虑	要想抬起头来航行,快整治战船,
亟怒纷纷,士击高文	激起冲天怒火,勇士们坚定地迈步向前!
习之于夷	让勇士们在海上苦练,
宿之于莱	让勇士们在野地宿营,
致之于单	让勇士们到前线致胜攻关!

七 句践死谥“莢执”、《越绝》“绝”字解

《维甲令》发布之第十年(所谓“十年教训”,即备战训练到前473年)句践终于攻灭吴国,雪了国耻,于是迁都琅琊(在胶东海岸),成为称霸中原的霸主。以此不世功勋,句践死后还被越人尊为“莢执”(《史记 越王句践世家》索隐引《竹书纪年》:“晋出公十年十一月,于越子句践卒,是为莢执”)。但“莢执”二字从汉文看不出什么尊重之意。

按“莢执”也是越语,“莢”《集韵》杜览、吐览二切,*daam²对泰文 ?damx“宗神”,“执”*tjuub对泰文 cab“初,开始”(泰文 cab也和汉语一样,兼有“执(抓、拿)”义)。二字合起来其义正相当汉人庙号“太祖,太宗”,可比汉人的庙号还早多了。

记载句践事迹及维甲令的《越绝书》,其“绝”字也是越语。

《越绝书》分为“内经、内传”和“外传、外传记”。一般相信,内经内传(北宋《崇文总目》合称“内记”)是原有的,是先秦旧籍,外传外传记是后人附益的(明田汝成《越绝书》序,孔文谷刊本)。汉时说经之书习称传或记。今已考出,外传记是东汉初会稽人袁康继其好友吴平辑录和新撰的,吴平在更始年间即英年早逝,袁康在书末《篇叙》中隐名记叙,给以高度称扬。

对《越绝书》的“绝”字,历来解释很多,未有定论。本书首篇“外传”《本事》和末篇“外传记”《篇叙》就都解释过这个“绝”字,可是已经解得不一样:

《本事》篇:“问曰:何谓越绝?越者国之氏也……。绝者,绝也,谓句践时也……。概要其意,览史记而述其事也。”

问曰:何不称‘越经书记’,而言‘绝’乎?曰:不也。绝者,绝也。句践之时,天子微弱,诸侯皆叛,于是句践抑疆扶弱,绝恶反之于善……。中国侵伐,因斯衰止。以其诚在于内,威发于外,越专其功,故曰‘越绝’。故作此者,贵其内能自约,外能绝人也。贤者所述,不可断绝,故不为‘记’明矣。”(“外传记”《德序》篇也说:“是时越行伯(霸)道,……中邦侵伐,隐斯衰止,以其诚行于内,威发于外,越专其功,故曰‘越绝’”。)这是说“绝”字是称颂句践能绝恶专功。可是这不同于《篇叙》篇说孔子作《春秋》,睹麟垂涕,“故圣人没而微言绝,(端木)赐传吴越,□指于秦。圣人发一隅,辩士宣其辞;圣文绝于彼,辩士绝于此,故题其文,谓之‘越绝’。”

这又是说“微言”大义绝止于此,“无能复述。”

书首书末两篇对“绝”字解释不同倒不奇怪,因《本事》已明说“外传非一人之作。”作者不一,见解自可不同(从《篇叙》中自称袁康,睹文而悼念合作者那“德配颜渊”的“邦贤”吴平英年早逝“怀道而终”的口气,则《篇叙》自是袁康所写,《本事》当为吴平所写了)。但这说明汉时整理本书的吴平袁康都已不懂“绝”字正解,他们所解既相矛盾,又皆牵强附会,更加令人糊涂,正如乾隆时王谟跋云“虽则云然,终未可晓也”。后世人所释,如明田艺蘅《留青日札》卷十七释为“断灭”,“最绝”,近人张宗祥在其手写本序中释为“不继”,也只是就汉字“绝”的本义揣测的,照那样说,晋史岂非断得更早?

其实依《本事》篇开头一句话,将“绝”字解作撮要记述史事,可能最合适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:“晋之《乘》,楚之《檮杌》,鲁之《春秋》,一也”,如在其中补上一句“越之《绝》”,那今天就不会有争论了。

这个“绝”当也从古越语来。“绝”字今音 jué,中古音 dzjuat,上古音是 *dzod,后者恰与泰文 cod [tsot] 相近, cod 正是“记录,记载”的意思。

《水经注》、《史记正义》引本书只作“越绝”,《史记集解》引本书作《越录》,《北堂书钞》引本书作《越记》,“越录”“越记”恰是“越绝”的译意。(大概原来只叫《越绝》,汉文加上《外传》才称为《越绝书》)。

虽然泰文 cod 今用为动词,而“越绝”用如名词,那毕竟在两千余年的传承中会有变化的。

参考文献

韦庆稳《〈越人歌〉与壮语的关系试探》,《民族语文论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1年。

《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》,《百越民族史论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2年。

闻 宥 《“台”语与汉语》,《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》第六辑,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,1957年,第98页注。

张永言 《语源札记三则》,《民族语文》1983年第6期。

张宗祥 《越绝书校注》,商务印书馆,上海,1956年。

郑张尚芳 《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》,《民族语文》1990年第6期。

《上古音构拟小议》,《语言学论丛》14辑,商务印书馆,1984年。

《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、介音、声调的发源问题》,《温州师院学报》1987年第4期。

《上古颂歌—〈白狼歌〉的全文解读》(上),《民族语文》1993年第1期。

《上古汉语声母系统》,4届国际汉语语言学会议暨7届北美中国语言学会议(ICCLA/ANACCL7)论文集,威斯康辛大学,1995年。

所参考的泰文辞典有以下各家:棠花(1946,1955),萧元川(1934-50),蔡文星(1957,1970)、广州外国语学院(1990)。

(通信地址:10073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)

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方式分析

徐世璇

[提要]通过附加词缀的派生手段构成新词,是大多数汉藏语言重要的构词方式之一。综观汉藏语言中的派生构词法则和由此产生的派生词,可以看到,虽然各种语言的具体现象复杂多样,但在类型特征上表现出重要的相通和相似之处,显示了汉藏语言派生构词独具的特点:作为一种形态手段,派生构词的语法功能有限,在典型词根语的汉藏语言中,词的语法身份主要通过词在句子结构中的关系体现,而不依赖于词形的显示,因此纯粹的形态构词手段不可能得到完全充分的发展。

作为派生构词重要要素的词缀和派生词,在汉藏语言中复杂多样,从发生学的角度看,绝大多数是自源性的,基本上没有同源基础和同源成分。但是,各种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法则在功能、结构、类型、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多重要的相似或相近之处。首先,派生构词是一种形态手段,它从意义和形式两方面出发,将词义表述和形式标志相结合,构成有词形标志的合成词,同复合构词法有着不同实质的区别。其次,由于典型词根语的语言本质所决定,汉藏语言的这一形态构词手段又很不完全,同粘着语和屈折语中同类的构词方式相比,有自己独具的特色。下面对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现象进行具体分析。

一 基本特点

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方式在功能、结构、类型和发生发展几方面表现出以下一些相近似的基本特点。

1.1 区分类别的功能

通过不同形式来标识不同的类别,是形态手段的重要特点之一,派生构词运用具有较强类别特征和类化作用的词缀构词,使构成的词带有类别标志,这就决定了派生构词普遍具有区分类别的功能。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也同样具有这一基本特点,尽管不同的语言或同一语言中不同的词缀,其类属性不一致、不对等,有的强而明显,有的弱而隐晦,表现的范围、层次也各有不同,但是具有类属性和类别标志还是同其他构词的方式,如复合方式形成了根本区别。

别类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区别词性的作用,如拉祜语中的派生词,无论词根语素是名语素、动语素、还是形容语素,也无论是附加前缀还是附加后缀,除了极个别的特例之外,基本上都是名词,少数是与名词性质相近的代词,一些借入成分在加上词缀后,也都一律成为名词。^①在1200个常用词中,除名词之外有5个词的构词语素与前缀a-同形,性质不明,占千分之四。

^① 常竑恩《拉祜语简志》,民族出版社,1986年。